

<<独鹤与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独鹤与飞>>

13位ISBN编号：9787224090161

10位ISBN编号：7224090166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张恨水 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7出版）

作者：张恨水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独鹤与飞>>

### 内容概要

《独鹤与飞》从张恨水数百万言的散文作品精选而成，分为“两都赋”“山窗小品”“东行小简”“旅京札记”“随风珠玉”“书室浪墨”六辑，所选篇目既具有代表性，又强调了新意蕴，譬如《雨丝风片》《秋来意》《菊赋》《随风珠玉》等篇，皆是其后人从故纸旧报里手录而来，可谓30年来首次面世。

张恨水先生的散文，既可看出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彰显了他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独树一帜的文风字韵。

## &lt;&lt;独鹤与飞&gt;&gt;

## 书籍目录

两都赋燕居夏亦佳白门之杨柳日暮过秦淮翠拂行人首面水看银河奇趣乃时有翁仲揖驴前归路横星斗秋意侵城北风飘果市香顽萝幽古巷乱苇隐寒塘入雾嗟明主听鸦叹夕阳风檐尝烤肉碗底有沧桑盛会思良友黄花梦旧庐窥窗山是画影树月成图江冷楼前水春生屋角炉年味忆燕都清凉古道冰雪北海市声拾趣山窗小品序短案涸溪竹与鸡泥里拔钉野花插瓶珊瑚子断桥雾之美虫声秋萤晚晴蒲草鸡鸣声中金银花待漏斋贵邻贱邻天河影下劣琴愚贩购《两当轩集》者蕪菜花小紫菊猪肝价手杖余之马褂养鸡种菜鬼扯昼晦苔前偶忆忍也忍也埋葬苗文夷文路旁卖茶人农家两老弟兄儿时书吴旅长对照情境《长生殿》《桃花扇》合刊本冬晴跳棋建文峰禾雀与草人斑鸠之猎取忆车水人耙草者疗贫之铭月下谈秋劫余诗稿小月颂另一山窗断桥残雪果盘杜鹃花除夕苦忆跋东行小简别矣海棠溪夜宿綦江由东溪到松坎桐梓之一瞥乌江之养龙乡贵阳管窥筑市印象补在马场坪黄平苦笑之悲喜剧黄昏经过鹅翅膀一线之城镇远盘山紧玉屏松晃县吃大鱼队有翻车滞留榆树湾安江待渡过匪区雪峰山洞口宝庆间衡阳今日市况粤汉路轻便车火车登记之苦衡长路上一路挤到武昌旅客须知绿了芭蕉旅京札记天安门清明哭二弟槐阴呓语云云集陶然亭野菊瓶供故乡的小年零碎绸子卢沟晓月及其他五月的北平北平的春天考据暂停我们要的小品广幽梦影碧槐城市让我回忆一下盆莲隔巷卖葡萄声桂窗之忆致苦茶斋主清明谈清明诗俳句解片断诗境空林黄叶亦无多冲淡一针见血雨丝风片秋来意随风珠玉不亦乐乎枣花帘底菊赋本报重要启事随风珠玉洋头巾气绵绵话（一）绵绵话（二）书室浪墨还读我书室浪墨（一）还读我书室浪墨（二）读书百宜录

## &lt;&lt;独鹤与飞&gt;&gt;

## 章节摘录

两都赋燕居夏亦佳到了阳历七月，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

现在虽已踏进了八月，秋老虎虎视眈眈，说话就来，真有点谈热色变，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那里简直没有夏天。

就说你在府上吧，大四合院里，槐树碧油油的，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那就够清凉。

不必高攀，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院子里也少不了石榴盆景金鱼缸。

这日子石榴结着酒杯那么大，盆里荷叶伸出来两三尺高，撑着盆大的绿叶儿，四围配上大小七八盆草木花儿，什么颜色都有，统共不会要你花上两元钱，院子里白粉墙下，就很有个意思。

你若是摆得久了，卖花儿的，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唤，换上一批就得啦。

小书房门口，垂上一幅竹帘儿，窗户上糊着五六枚一尺的冷布，既透风，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

花上这么两毛钱，买上两把玉簪花红白晚香玉，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足香个两三天。

屋夹角里，放上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花两三元钱。

每月再花一元五角钱，每日有送天然冰的，搬着四五斤重一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

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花一二毛钱，把虎拉车（苹果之一种，小的）大花红，脆甜瓜之类，放在冰箱里镇一镇，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又凉又脆又甜。

再不然，买几大枚酸梅，五分钱白糖，煮上一大壶酸梅汤，向冰箱里一镇，到了两三点钟，槐树上知了儿叫得正酣，不用午睡啦，取出汤来，一个人一碗，全家喝他一个“透心儿凉”。

北平这儿，一夏也不过有七八天热上华氏九十度。

其余的日子，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八十来度，早晚不用说，只有华氏七十来度。

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晚半晌睡觉，就非盖被不成。

所以耍笔杆儿的朋友，在绿荫荫的纱窗下，鼻子里嗅着瓶花香，除了正午，大可穿件小汗衫儿，从容工作。

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更好，电灯下，晚香玉更香。

写得倦了，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奏着胡琴弦子鼓板，悠悠而去。

掀帘出望，残月疏星，风露满天，你还会缺少“烟土披里纯”吗？

白门之杨柳在中国词章家熟用的名词里有“白门柳”这个名称儿。

杨柳这样东西，在中国虽是大片土地里有它存在的，可是对于这样东西，却特地联系着成一个专用名词，那实在有点缘故。

据我个人在南京得来的经验，是南京的山水风月，杨柳陪衬了它不少的姿态。

同时，历代的建筑，离不开杨柳，历代的文献，也离不开杨柳。

杨柳和南京，越久越亲密。

甚至一代兴亡，都可以在杨柳上去体会。

所以《桃花扇》上第一折听稗劈头就说：“无人处又添几树杨柳。

”南京的杨柳，既大且多，而姿势又各穷其态，在南京曾经住过一个时期的主儿，必能相信我不是夸张。

在南京城里，或者还看不到杨柳的众生相，你如果走过南京的四郊，就会觉得扬子江边的杨柳，大群配着江水芦洲，有一种浩荡的雄风，秦淮水上的杨柳两行，配着长堤板桥，有一种绵渺的幽思。

而水郭渔村，不成行伍的杨柳，或聚或散，或多或少，远看像一堆翠峰，近看像无数绿障，鸡鸣犬吠，炊烟夕照，都在这里起落，随时随地是诗意。

山地是不适于杨柳的，而南京的山多数是丘陵，又总是带着池沼溪涧，在这里平桥流水之间，长上几株大小杨柳，风景非常的柔媚。

这样，就是江南江水了。

不但此也，古庙也好，破屋也好，冷巷也好，有那么两三株高大的杨柳，情调就不平凡，这情形也就

## &lt;&lt;独鹤与飞&gt;&gt;

只有南京极普遍。

杨柳自是点缀春天的植物，其实秋天里的西风下飘零着黄叶，冬天里在冰雪中摇撼枯条，也自有它的情思。

而在南京对于杨柳赞美，毋宁说是夏天。

屋子门口，有两株高大的杨柳，绿荫就遮了整个院落。

它特别的不挡风，风由拖着长绿条子的活缝里过来，吹拂到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

晚上一轮白月涌上了绿树梢头，照着杨柳堆上的绿浪，在风里摇动，好像无数的绿毛怪兽在跳舞。

这还是就家中仅有的杨柳说。

如走上一条古老的旧街，鹅卵石的路面，两旁矮矮的土墙店铺，远远的在街头拥上一株古柳，高入云霄，这街头上行人车马稀少，一片蝉声下，撒着一片淡淡的绿荫，这就感到一番古城的幽思。

在南京度过夏天的人，都游过玄武湖。

一出了玄武门，就会感到走入了一个清凉世界。

而这份清凉，不是面前的湖水和远峙的山峰给予的。

正是你一出城门，就跳上一道古柳长干堤，柳树顶尽管撑上天，它下垂的柳枝，却是拖靠了地，拂在水面，拂在行人身上。

永远透不进日光的绿浪子，四处吹来着水面清风，这里面就不知有夏。

我曾在南京西郊上新河，经过半个夏天，我就有一个何必庐山之感。

这里惟一给予人清凉的思物，就是杨柳。

出汉西门，在一块平原上四周展望，人围在绿城里，这绿城是什么？

就是江边的柳林，镇外的柳林。

尤其在月下，这四处的柳林，很像无数小山。

我住家所在，门前一道子江，水波不兴，江边一排大柳林，大柳林下，青苔铺路就是我家的竹篱柴门，门里一个院落，又是两株大柳树。

屋后一口塘，半亩菜，又是三棵大柳树。

左右邻居，不用说，杨柳和池塘。

这一幢三进平房整天都在绿荫里，决没有热到百度（华氏）的气候。

我于这半个夏季里，乃知白门杨柳之多，而又多得多么可爱。

日暮过秦淮在秋初我就说秋初，这个时候的南京，马路上的法国梧桐和洋槐，正撑着一柄绿油油的高伞。

你如是住在城北住宅区，推开窗户，望见疏落的竹林，在广阔的草地里，抹上一片残阳，六点钟将到，半空已没有火焰。

走出大门，左右邻居，已开始马路树荫下溜着水泥路面活动。

住宅中间，还不免夹着小花园和菜圃，瓜架上垂着。

一个个大的黄瓜，秋虫在那里弹着夜之前奏，欢迎着行人。

穿上一件薄薄的绸衫，拿了一柄折扇，顺路踏上中山北路，漆着鱼白色的流线型公共汽车，在树荫下光滑的路上停着。

你不用排班，更不用争先恐后，可以摇着你手上那柄折扇，缓缓地上车，车中很少没有座位。

座椅铺着橡皮椅垫，下面长弹簧，舒适而干净，不少于你家的沙发。

花上一角大洋，你是到扬子江边去兜风呢，还是到秦淮河畔去听曲呢？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不讳言，十次出门有九次是奔城南，也不光为了报社在那儿，新街口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花牌楼堆着鲜红滴翠的水果公司，那都够吸引人。

尤其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我的朋友，几乎是“每日更忙须一至，夜深还自点灯来”，总会有机会让你在这里会面。

碰头的地点，大概常是馆子里的河厅。

有时是新闻圈外的人做主，有时我们也自行聚餐，你别以为这是浪费。

在老万全喝啤酒，吃的地道南京菜，七八个人不过每人两元的份子。

## &lt;&lt;独鹤与飞&gt;&gt;

酒醉饭饱，躺在河厅栏杆边的藤椅上，喝着茶，嗑着瓜子，迎水风之徐徐，望银河之耿耿。

桃叶渡不一定就是古时的桃叶渡，也就够轻松一下子的了。

我们别假惺惺装道学，十个上夫子庙的人，至少有七八个与歌女为友，不过很少人自写供状罢了。

南京的歌女，是挂上一块艺人的牌子的，他们当然懂得什么是宣传。

所以新闻记者的约会，她们是“惠然肯来”。

电炬通明，电扇摇摇之下，她们穿着落红纱衫子，带着一阵浓厚的花香，笑着粉红的脸子，三三两两，加入我们的酒座。

我们多半极熟，随便谈着话，还是“舄履交错”。

尽管良心在说，难道真打算作个“《桃花扇》里人”？

但是我没有逃席。

九点多钟了，大家出了酒馆，红蓝的霓虹灯光下走上夫子庙前这条街，听着两边的高楼上，弦索鼓板，、喧闹着歌女的清唱，看到夜咖啡座的门前，一对对的男女出入，脸上涌出没有灵魂的笑，陶醉在温柔乡里，我们敏感的新闻记者，自也有些不怎么舒适似的。

然而我们也不免有时走进大鼓书场，听几段大鼓，或在附近露天花园，打上一盘弹子，一混就是十二点钟，原样的公共汽车，已在站上等候，点着雪亮的车灯，又把你送回城北。

那时凉风习习，清露满空，绸衫子已挡不住凉，人像在洗冷水澡。

住宅区四周的秋虫，在灯光不及处一齐喧鸣，欢迎你在树的阴影下敲着家门。

这样的生活，自然没有炎热，也有点走进了板桥杂志。

于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一声罪过。

自然，别人的生活，比这过得更舒适的，而又不忏悔，我们也无法勉强他。

<<独鹤与飞>>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常常招待朋友，在菊花丛中，喝=亚清茶谈天。

有时，也来二两白干，闹个菊花锅子，这吃的花瓣，就是我自己培养的。

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隔着玻璃窗，看那院子里满地铺了槐叶，太阳将枯树影子映在窗纱上，心中干净而轻松，一杯在手，群芳四绕，这情调是太好了。

——张恨水《黄花梦旧庐》

<<独鹤与飞>>

编辑推荐

《独鹤与飞:张恨水经典散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独鹤与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